南豐文鈔/007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 ◄

南豐文鈔
卷七　記

► 卷八

卷七 · 記

筠州學記

周衰，先王之跡熄。至漢，六藝出於秦火之餘，士學於百家之後。言道德者，矜高遠而遺世用；語政理者，務卑近而非師古。刑名兵家之術，則狃於暴詐。惟知經者為善矣，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，以其私見，妄臆穿鑿為說。故先王之道不明，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。當是時，能明先王之道者，揚雄而已。而雄之書，世未知好也。然士之出於其時者，皆勇於自立，無苟簡之心，其取與進退去就，必度於禮義。及其已衰，而縉紳之徒，抗志於強暴之間，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，相望於先後。故雖有不軌之臣，猶低徊沒世，不敢遂其篡奪。

自此至於魏晉以來，其風俗之弊、人材之乏久矣。以迄於今，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，明先王之道，以寤後之學者。世雖不能皆知其意，而往往好之。故習其說者，論道德之旨，而知應務之非近；議政理之體，而知法古之非迂。不亂於百家，不蔽於傳疏。其所知者若此，此漢之士所不能及。然能尊而守之者，則未必眾也。故樂易敦樸之俗微，而詭欺薄惡之習勝。其於貧富貴賤之地，則養廉遠恥之意少，而偷合苟得之行多。此俗化之美，所以未及於漢也。夫所聞或淺，而其義甚高，與所知有餘，而其守不足者，其故何哉？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，故不能不篤於自修。至於漸磨之久，則果於義者，非強而能也。今之士選用於文章，故不得不篤於所學。至於循習之深，則得於心者，亦不自知

其至也。由是觀之，則上所好，下必有甚者焉，豈非信歟！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，有庠序養成之法，則士於學行，豈有彼此之偏，先後之過乎？夫《大學》之道，將欲誠意正心修身，以治其國家天下，而必本於先致其知。則知者固善之端，而人之所難至也。以今之士，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，則上之施化，莫易於斯時，顧所以導之如何爾。

筠為州，在大江之西，其地僻絕。當慶曆之初，詔天下立學，而筠獨不能應詔，州之士以為病。至治平三年，蓋二十有三年矣，始告於知州事、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。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獬相州之東南，得亢爽之地，築宮於其上。齋祭之室，誦講之堂，休息之廬，至於庖湢庫廄，各以序為。經始於其春，而落成於八月之望。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，二君乃以書走京師，請記於余。

予謂二君之於政，可謂知所務矣。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，講先王之遺文，以致其知，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，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，則是宮之作，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，以幹世取祿而已。故為之著余之所聞者以為記，而使歸刻焉。

宜黃縣縣學記

古之人，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，自幼至於長，未嘗去於學之中。學有《詩》《書》六藝、弦歌洗爵、俯仰之容、升降之節，以習其心體、耳目、手足之舉措；又有祭祀、鄉射、養老之禮，以習其恭讓；進材、論獄、出兵授捷之法，以習其從事。師友以解其惑，勸懲以勉其進，戒其不率，其所為具如此。而其大要，則務使人人學其性，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。雖有剛柔緩急之異，皆可以進之中，而無過不及。使其識之明，氣之充於其心，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，而無不得其宜；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，無足動其意者。為天下之士，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，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，古今治亂之理，至於損益廢置、先後始終之要，無所不知。其在堂戶之上，而四海九州之業、萬世之策皆得，及出而履天下之任，列百官之中，則隨所施為，無不可者。何則？其素所學問然也。

蓋凡人之起居、飲食、動作之小事，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，皆自學出，而無斯須去於教也。其動於視聽四支者，必使其洽於內；其謹於初者，必使其要於終。馴之以自然，而待之以積久。噫！何其至也。故其俗之成，則刑罰措；其材之成，則三公百官得其士；其為法之永，則中材可以守；其入人之深，則雖更衰世而不亂。為教之極至此，鼓舞天下，而人不知其從之，豈用力也哉！

及三代衰，聖人之制作盡壞，千餘年之間，學有存者，亦非古法。人之體性之舉動，唯其所自肆，而臨政治人之方，固不素講。士有聰明樸茂之質，而無教養之漸，則其材之不成，固然。蓋以不學未成之材，而為天下之吏，又承衰弊之後，而治不教之民。嗚呼！仁政之所以不行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，其不以此也歟！

宋興幾百年矣。慶曆三年，天子圖當世之務，而以學為先，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。而方此之時，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。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，以群聚講習。其明年，天下之學復廢，士亦皆散去，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，則常以廟祀孔氏，廟廢不復理。

皇祐元年，會令李君詳至，始議立學。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，莫不相勵而趨為之。故其材不賦而羨，匠不發而多。其成也，積屋之區若干，而門序正位，講藝之堂、棲士之舍皆足。積器之數若干，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。其像孔氏而下，從祭之士皆備。其書經史百氏、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。其相基會作之本末，總為日若干而已，何其周且速也！當四方學廢之初，有司之議，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。及觀此學之作，在其廢學數年之後，唯其令之一唱，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，如恐不及。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，其果然也與？

宜黃之學者，固多良士。而李君之為令，威行愛立，訟清事舉，其政又良也。夫及良令之時，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，作為宮室教肄之所，以至圖書器用之須，莫不皆有，以養其良材之士。雖古之去今遠矣，然聖人之典籍皆在，其言可考，其法可求，使其相與學而明之，禮樂節文之詳，固有所不得為者。若夫正心修身，為國家天下之大務，則在其進之而已。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，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，則一縣之風俗成，人材出矣。教化之行，道德之歸，非遠人也，可不勉與！

縣之士來請曰：「願有記。」其記之。十二月某日也。

瀛州興造記

熙寧元年七月甲申，河北地大震，壞城郭屋室，瀛州為甚。是日再震，民訛言大水且至，驚欲出走。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、安撫使，知瀛州事，使人分出慰曉，訛言乃止。是日大雨，公私暴露，倉儲庫積，無所覆冒。公開示便宜，使有攸處，遂行倉庫，經營蓋障。雨止，粟以石數之，至一百三十萬，兵器他物稱是，無壞者。初變作，公命授兵警備，訖於既息，人無爭偷，里巷安輯。

維北邊自通使契丹，城壁樓櫓禦守之具，寢弛不治，習以為故。公因災變之後，以興壞起廢為己任，知民之不可重困也，乃請於朝，力取於旁路之羨卒，費取於備河之餘材，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。既集，乃築新城，方十五里，高廣堅壯，率加於舊。其上為敵樓，戰屋凡四千六百間。先時，州之正門，弊在狹陋，及是始斥而大之。其餘凡圮壞之屋，莫不繕理，復其故常。周而覽之，聽斷有所，燕休有次，食有高廩，貨有深藏，賓屬士吏，各有寧宇。又以其餘力為南北甬道若干里，人去汙涂，即於夷途。自七月庚子始事，至十月己未落成。其用人之力，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；其竹葦木瓦之用，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。蓋遭變之初，財匱民流，此邦之人，以謂役巨用艱，不累數稔，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。至於始作逾時，功以告具。蓋公經理勸督，內盡其心，外盡其力，故能易壞為成，如是之敏。事聞，有詔嘉奬。

昔鄭火災，子產救災補敗，得宜當理，史實書之。衛有狄人之難，文公治其城市宮室，合於時制，詩人歌之。今瀛地震之所摧敗，與鄭之火災、衛之寇難無異。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，亦猶古也。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，而余之從父兄適與軍政，在公幕府，乃以書來，屬余記之。余不得辭，故為之記，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。

繁昌縣興造記

太宗二年，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，而繁昌在籍中。繁昌者，故南陵地，唐昭宗始以為縣。縣百四十餘年，無城垣而濱大江，常編竹為障以自固，歲輒更之，用材與力一取於民，出入無門關，賓至無舍館。今治所雖有屋，而庳逼破露，至聽訟於廡下，案牘簿書，棲列無所，往往散亂不可省，而獄訟、賦役失其平。歷七代，為令者不知幾人，恬不知改革，日入於壞。故世指繁昌為陋縣，而仕者不肯來，行旅者不肯遊，政事愈以疵，市區愈以索寞，為鄉老吏民者羞且憾之。

事之窮必變，故今有能令出，因民之所欲為，悉破去竹障，而垣其故基，為門以通道往來，而屋以取固。即門之東北，構亭瞰江，以納四方之賓客。既又自大其治所，為重門步廊。門之上為樓，斂敕書置其中。廊之兩旁，為群吏之舍，視事之廳，便坐之齋，寢廬庖湢，各以序為。廳之東西隅，凡案牘簿書，室而藏之，於是乎在。自門至於寢廬，總為屋凡若干區。自計材至於用工，總為日凡二千三百九十六日而落成焉。夏希道太初，此令之姓名字也。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，此成之年月日也。

始繁昌為縣，止三千戶。九十年間，四聖之德澤，覆露生養，今幾至萬家。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，魚、蝦、竹、葦、柿、栗之貨，足以自資，而無貧民。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，可樂也。今復得能令，為樹立如此，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，賓至不惟得以休，而耳目尚有以為之觀。令居不惟得以安，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，益知尊且畏之。獄訟、賦役之書悉完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。予知縣之去陋名，而仕者爭欲來，行旅者爭欲遊，昔之疵者日以減去，而索寞者日以富蕃。稱其縣之名，其必自此始。

夏令用薦者為是縣，至二十七日，而計材以至於落成，不惟興利除弊可法也，而其變因循，就功效，獨何其果且速歟！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，嗚呼，如夏令者，庶幾所謂知為政者歟！於是過子產矣。

凡縣之得能令為難，幸而得能令，而興事尤難；幸而事興，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。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，而令又幸無不便己者，得卒興其所尤難，皆可喜無憾也。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，未可必得也。故屬予記，其不特以著其成，其亦有以警也。某月日，南豐曾鞏記。

洪州新建縣廳壁記

為後世之吏，得行其志者少矣，此仕之所以難也，而縣為最甚，何哉？凡縣之政無小大，令主簿皆獨任，而民事委曲，當有所操縱緩急，不能一斷以法，舉法而繩之，則其罪故易求也。凡有所為，問可不可於州，執一而違之，則其勢固易撓也。其罪易求，其勢易撓，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，然後其濟可幾也。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咈，則大者求其罪，小者撓其勢，將不遺其力矣。吏之不能自安，豈足道哉！縣有不與其擾者乎？方是時也，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，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。州負其強以取威，縣憂其弱以求免，其習已久，其俗已成之後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，其亦不可以必也。則仕於此者，欲行其志，豈非難也哉？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，然其於自處也，未嘗不擇，仕而得擇其自處，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，豈可謂過也哉？

洪州新建，自太平興國六年，分南昌為縣，至嘉祐三年，凡若干年，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。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為其令，抑豪縱，惠下窮，守正循理，而得濟其志者也。公權亦喜其職之行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，將伐石以書，而列置於壁間。故予為之載其行治，而因著其為縣之難，使來者得覽焉。

齊州二堂記

齊濱濼水，而初無使、客之館。使、客至，則常發民調林木為舍以寓，去則撤之，既費且陋。乃為之徙官之廢屋，為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，因考其山川而名之。

蓋《史記·五帝紀》謂：「舜耕歷山，漁雷澤，陶河濱，作什器於壽丘，就時於負夏。」鄭康成釋：歷山在河東，雷澤在濟陰，負夏衛地。皇甫謐釋：壽丘在魯東門之北，河濱濟陰，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。以予考之，耕稼陶漁，皆舜之初，宜同時，則其地不宜相遠。二家所釋雷澤、河濱、壽丘、負夏，皆在魯衛之間，地相望，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。《孟子》又謂舜東夷之人，則陶、漁在濟陰，作什器在魯東門，就時在衛，耕歷山在齊，皆東方之地，合於《孟子》。按圖記，皆謂《禹貢》所稱雷首山在河東，媯水出焉。而此山有九號，歷山其一號也。予觀《虞書》及《五帝紀》，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媯汭，則耕歷山蓋不同時，而地亦當異。世之好事者，乃因媯水出於雷首，遷就附益，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，不考其實矣。由是言之，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，舜所耕處，故其城名歷城，為信然也。今濼上之北堂，其南則歷山也，故名之曰歷山之堂。

按圖，泰山之北，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，西北彙於黑水之灣，又西北彙於柏崖之灣，而至於渴馬之崖。蓋水之來也眾，其北折而西也，悍疾尤甚，及至於崖下，則泊然而止。而自崖以北，至於歷城之西，蓋五十里，而有泉湧出，高或至數尺，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。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，而見之於此。蓋泉自渴馬之崖，潛流地中，而至此復出也。趵突之泉冬溫，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，故又謂之溫泉。其注而北，則謂之濼水，達於清河，以入於海，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出也。齊多甘泉，冠於天下，其顯名者以十數，而色味皆同，以予驗之，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。濼水嘗見於《春秋》，魯桓公十有八年，公及齊侯會於濼。杜預釋：在歷城西北，入濟水。然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，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，預蓋失之。今濼上之南堂，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，故名之曰濼源之堂。

夫理使、客之館，而辨其山川者，皆太守之事也，故為之識，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。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。

廣德湖記

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，而以書並古刻石之文遺予曰：「願有記。」

蓋湖之大五十里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。其源出於四明山，而引其北為漕渠，泄其東北入江。凡鄞之鄉十有四，其東七鄉之田，錢湖溉之；其西七鄉之田，水注之者，則此湖也。舟之通越者皆由此湖，而湖之產，有鳧雁魚鱉、茭蒲葭、葵蓴蓮茨之饒。其舊名曰鶯脰湖，而今名，大曆八年令儲仙舟之所更也。貞元元年，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。大中元年，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，任事者左右之，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，後素不為撓民以得罪，而湖卒不廢。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，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，則湖之興，其在梁齊之際歟！

宋興，淳化二年，民始與州縣強吏盜湖為田，久不能正。至道二年，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，而湖始復。轉運使言其事，詔禁民敢田者，至其後，遂著之於一州敕。咸平中，賜官吏職田，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為之，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。天禧二年，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，起堤十有八里以限之。湖之濱，有地曰林村砂末，曰高橋臘台，而其中有山曰白鶴，曰望春，自太平興國以來，民冒取之，夷庚又命禁絕，而湖始復。天聖、景祐之間，民復相率請湖為田，州從事張大有案行止之，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，報知至道詔書，照以刻之石，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。而康定某年，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。

至張侯之為鄞，則湖久不治，西七鄉之農以旱告。張侯為出營度，民田湖旁者皆喜，願致其力。張侯計工賦材，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，使督役而自主之，一不以屬吏，人以不擾，而咸勸趨。於是築環湖之堤，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，其廣一丈八尺，而其高八尺，廣倍於舊，而高倍於舊三之二。鄞人累石堙水，闕其間而扃以木，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，謂之碶。於是又為之益舊，總為碶九，為埭二十。堤之上植榆柳，益舊總為三萬一百。又因其餘材為二亭於堤上以休，而與望春、白鶴之山相直，因以其山名。山之上為廟，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，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。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，而以明年二月卒事。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，而其材出於工之餘。既成，而田不病旱，舟不病涸，魚雁茭葦、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，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。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。

是年，予通判越州事。越之南湖，久廢不治，蓋出於吏之因循，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，予方患之。觀廣德之興，以數百年，危於廢者數矣，繇屢有人，故益以治。蓋大曆之間，溉田四百頃，大中八百頃，而今二千頃矣。則人之存亡，政之廢舉，為民之幸不幸，其豈細也歟？故為之書，尚俾來者知毋廢前人之功，以永為此邦之利，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。

張侯名峋，字子堅，以材聞，去而為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，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，方且用於時云。

襄州宜城縣長渠記

荊及康狼，楚之西山也。水出二山之門，東南而流，春秋之世曰鄢水，左丘明傳，魯桓公十有三年，楚屈瑕伐羅，及鄢，亂次以濟是也。其後曰夷水，《水經》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，夷水注之是也。又其後曰蠻水，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，改曰蠻水是也。秦昭王三十八年，使白起將，攻楚，去鄢百里，立堨，壅是水為渠以灌鄢。鄢，楚都也，遂拔之。秦既得鄢，以為縣。漢惠帝三年，改曰宜城。宋孝武帝永初元年，築宜城之大堤為城，今縣治是也。而更謂鄢曰故城。鄢入秦，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。引鄢水以灌田，田皆為沃壤，今長渠是也。

長渠至宋至和二年，久隳不治，而田數苦旱，川飲食者無所取，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，理渠之壞塞，而去其淺隘，遂完故堨，使水還渠中。自二月丙午始作，至三月癸未而畢，田之受渠水者，皆復其舊。曼叔又與民為約束，時其蓄泄，而止其侵爭，民皆以為宜也。

蓋鄢水之出西山，初棄於無用，及白起資以禍楚，而後世顧賴其利。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，至今千有餘年，而曼叔又舉眾力而復之，使並渠之民，足食而甘飲，其餘粟散於四方。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，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，至今千有餘年，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，故曼叔得因其故跡，興於既廢。使水之源流，與地之高下，一有易於古，則曼叔雖力，亦莫能復也。

夫水莫大於四瀆，而河蓋數徙，失禹之故道，至於濟水，又王莽時而絕，況於眾流之細，其通塞豈得如常？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，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，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間同異，故用力多而收功少，是亦其不思也歟？

初，曼叔之復此渠，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瑰唐公。公聽之不疑，沮止者不用，故曼叔能以有成。則渠之復，自夫二人者也。方二人者之有為，蓋將任其職，非有求於世也。及其後言渠堨者蜂出，然其心蓋或有求，故多詭而少實，獨長渠之利較然，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。

熙寧六年，余為襄州，過京師，曼叔時為開封，訪余於東門，為余道長渠之事，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。予至而問焉，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，相與守之，傳數十年如其初也。予為之定著令，上司農。八年，曼叔去開封，為汝陰，始以書告之。而是秋大旱，獨長渠之田無害也。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，皆為州者之任，故予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，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。

曼叔今為尚書兵部郎中、龍圖閣直學士。八月丁丑曾鞏記。